

田銀章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

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

庫且以救饑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內必

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閭所以禽虜也而以

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

決江濱河而民聚瓦石欲以禹子產開取樹

桑鄭人謗嘗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

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

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韓非子卷之十九

韓非子卷之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

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

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

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

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

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

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

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

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

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

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

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

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

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

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

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

夫上賢任智無常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

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戰氏奪子氏於宋此

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

舜見瞽叟其容造焉造恐也孔子曰當是時也

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

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

道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退不得爲父

子非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

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

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

處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

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

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

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

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

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

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

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

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放之象爲舜弟

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

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瀆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妻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

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先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

爲烈士者雖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

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

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

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謗誹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舉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誣誹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

賢母譽湯武之伐母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

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撓密蠶愚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僥諒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

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

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

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

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令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

士不設賞爲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得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

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

之筋力也令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

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

牙則人必制之矣令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

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壞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

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

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効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令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闢龍達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

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令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飾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斷定其罪如此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池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

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利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北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

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責刑而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

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闢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顧母

抵罪而不敢胥實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若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開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柰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柰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心相坐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得忘聞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聞彼發姦之審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仕任也同里相保之人則生之故曰仕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

事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疇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或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男慧相連而以虛遺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

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

極東信縣令時仕鄧太常寺輔導郎魏晉上

五者一體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資賢臣之謀述五常之規儀垂不朽之教誠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

有霸業匡邦之理備而無遺子房得之一匡

天下武侯習之獨霸三川嗚呼君如禮樂生

知機鈴天授未有道德仁義不合於斯文而

成功業者也魯嚴谷賤士溫窺聖玄言質而

既慚不文義淺而莫窮幽旨有所訛謬以俟

○韓非子卷之二十

將來

仁者人之所親

言而信

爲人君親萬姓皆如赤子使民仰之如慈親故云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慈者常念萬物恐失其所謂之慈惠者賜也與也重人之才而與方便各得其所謂之惠惻隱者能憫惻于微細愛及于人常念之如赤子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